

头锅饺子

■王久辛

离“八一”建军节还有20多天的时候,指导员就站在沙浪尖上对我们新兵说:“到时包饺子!”

“包饺子!包饺子!包饺子!”我在心里一连狂呼了三遍。

吃饺子对于今天的军营来说,好像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,可在22年前的军营,对于腾格里沙漠的兵们,却是极其奢侈的。那时,我们顿顿都是白菜萝卜。那天,指导员说了要吃饺子之后,我们天天盼着热腾腾的饺子端出锅,然后一口三个地饱餐一顿。那些天,班长把“吃饺子”与日常工作联系起来。他说内务整不好,不许吃饺子。于是,内务就格外整齐。他下令:正步走!看着我们走,他会慢条斯理地说:“优秀的吃80,良好的吃60,及格的吃30,不及格的嘛——那就喝汤吧。”大家笑了起来,班长便吼道:“不许笑!谁笑不许吃饺子!”

7月31日那天的夜格外漫长,熄灯号吹过一小时了,大家还是没有睡意。张三说:“我们家包饺子要放好多香油呢。”李四说:“香油自然少不了,但最重要的是要有香醋。”饺子蘸香醋,想到那滋味儿,大家都吸溜起口水来。

“别说了,别说了,再说一晚上都睡不着了。”还是班长说话了,大家才不吭声了。后来,陆陆续续地有了鼾声;再后来,鼾声之中便夹杂了一些梦话,“吃饺子,吃饺子,妈妈我要吃饺子……”

“八一”终于来临。上午工作照旧,训练、休息、训练。下午开始,以班为单位到炊事班领饺子馅儿和面粉,任务是:每班按12个人,每人包80个饺子;饺子包好后,统一送炊事班,由炊事班用两口大锅给全连煮饺子。大家动作非常迅速,洗手、和面、擀面皮,一个班围成一个圈儿,一个连围成十二个圈儿,一圈儿一圈儿地包饺子。令人难忘的是那擀面杖,全是玻璃瓶,大头擀面,小头握在手里当把儿,动作由生转熟,面皮一个接一个擀出,饺子一个接一个包好。有说有笑,像乡间聊天,似家人谈笑,喜气洋洋。今天想起那场景,我仍禁不住怀念老连队。

饺子煮出来了,盛了满满两大盆,大家一致同意先给连部送去。战士们热情地等待第二锅。第二锅饺子还未下锅,指导员和连长端着先前出锅的饺子走进大食堂。连长说:“俗话说‘头锅饺子二锅面’,咱们连今年新兵补得多,这头锅饺子就该新兵吃。”他接着便走到各个饭桌前给新兵们分饺子。新兵们见状,忙把碗背到身后。这时,班长也将端去的饺子又端回来。12个班长站成一排,打头的说:“咱们连这次在全团军事训练夺第一,全靠连首长带着大家干,这头锅饺子无论如何也得让连首长先吃!”“哗”,是全连的掌声。掌声过后,指导员说话了:“这头锅饺子应该请新战友吃,他们离开家八九个月了,吃饺子次数不多,再吃不上头锅饺子,这让我们支部一班人咋能过得去呢?”

“大家别争了,饺子又出锅了,全连一起吃!”这时,司务长端着新出锅的饺子,从后面走出来。

后来,我把这事写进了家信。妈妈回信说:“咱们军队上就是这样,你要好好在部队干。”我记住了妈妈的话,一干就是40多年,这头锅饺子啊,不知给了我多少力量。

亲情菜单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



红军长征住我家

■文静琦

红色家风

红军长征时住我家的故事,为文家后辈们埋下了当兵的种子。我们全家五代人有15人参军,深厚的红军情结始终没变。爷爷去世前对我们说,咱家当兵报国这个传统要一直延续下去。这是家训,更是我家一代代人要坚守的初心。

我的老家在广西桂林市东山区瑶族乡斜水村,那里山清水秀,汉瑶杂居,民风淳朴。在这个小山村,有一处简陋的黑瓦木屋。斑驳的土坯墙面经受了多年的风雨侵蚀,黧黑的木柱见证了时间的沧桑,阳光能从参差的瓦缝间照射进来……特别是遇上蒙蒙细雨,幼时的我会院子里撑起小雨伞,踩着地上的水坑溅起一串水花。想到城里舒适的高楼,我曾问爷爷文在昌,家里的老宅为什么不能盖得像城里的房子那样?这时,爷爷骄傲地说:“咱家老宅不简单,还住过红军哩!”也正因此,家人对老宅只是进行简单的翻修,保留了当年红军驻扎时老宅的原貌,当地人称我家老宅为“文家大堂屋”。

今年“八一”前夕,我又回到老宅,看到了穿着一身老式军装的大伯文兆光。他在堂屋里放着一个火盆,上面吊着一口大锅,烧着水。看到我回来,大伯招呼我赶紧帮忙。当我把劈好的柴火塞到锅底时,透过燃起的火光,我想起了小时候类似的场景,还有爷爷在世时讲的红军长征住我家的故事。

1934年夏,湘赣苏区反“围剿”失利,苏区日益缩小,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

事委员会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。红六军团胜利突破重围,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后来,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绕道清水关,进入广西灌阳,就曾路过斜水村。

“红军进入斜水村,指挥部选择住在咱家,你知道为什么吗?”当时,爷爷的神情十分自豪,“那是因为你家的堂爷爷文庄。”堂太爷爷在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受中共湘桂边区特派员委派,前往湖南省祁阳县开展发动群众、组织武装起义等工作,1927年被敌人杀害,慷慨就义。

一路奔波的红军进驻斜水村后,在供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还给村民送米送粮。他们也大力宣讲共产党保护少

数民族利益的政策。在这样的深入接触中,红军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堂太奶奶唐七妹看到红军指战员,主动把他们邀请进我家宽敞的“文家大堂屋”,就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。起初,红军不想打扰我家,但当堂太奶奶讲了文庄的事情后,他们才来到我家。这样家里热闹起来了,妇女们给红军烧水做饭、缝补衣裳,青壮年则杀猪宰羊、下塘抓鱼慰问红军战士,孩子们到村口站岗放哨。堂太奶奶还找来当地的瑶医给受伤的战士治病。夜深了,红军战士没有进屋休息,而是在堂堂里借着火盆睡觉。堂太奶奶深深感觉到,红军才真正是人民的队伍。

我记得爷爷唱过一首民歌:“扛起刀枪当红军,眼也亮来心也明;穷人是咱亲兄弟,富豪是我对头人。反动官兵真可恶,专帮土豪搞剥削……有了红军帮一把,当家做主有良田。”爷爷说,这首歌是跟我的堂太奶奶学的。

白天,红军指战员在村子里写上了“红军绝对保护瑶民”“继续斗争,再寻光明”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”等标语。他们不拿群众一分一毫,特别有礼貌。临时休息时,他们帮着村民们收拾院落。很多人晚上睡在村民的房檐下,向村民借门板时都会做好记号,用完后将门板一一归还装好。红军的言行,村民看在眼里,铭记于心。没过多久,红军就



文家大堂屋

离开了。他们渡过湘江,突破湘江封锁线,顺利进入湘西。

临行前,红军指战员们打土豪分田地,让很多贫苦的村民吃上了饱饭。他们离开时,斜水村的村民很不舍。后来,老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:“天雷炸响震得宽,红军下了井冈山,穿州过府打白匪,巧计飞越清水关,禾穗成了背弓驼,百姓田中收糯禾……”这就是根据当年红军巧过清水关的故事改编而来的。

又过了两个多月,中央红军先后突破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也进入广西灌阳。那时,他们的足迹遍及灌阳县的文市、水车、新圩、灌阳、西山五个乡镇的400多个村屯,其中就有斜水村。

那一阵子,敌人利用湘江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。红军在湘江上游的兴安、灌阳、全州地域与敌人浴血奋战数个昼夜,艰难地渡过了湘江。

红军离开了,但革命的火种留了下来。当年红军走后,敌人曾下令毁掉了村子里红军写下的全部标语,但村民们心里还是想念红军。堂太奶奶1976年去世前,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年红军长征时住在我家的故事。

红军长征时住过我家的历史,为文家后辈们埋下了当兵的种子。我们全家五代人共有15人参军,深厚的红军情结始终没有变过。

如今再次回到“文家大堂屋”,我还是会缅怀那一段逝去的时光:爷爷坐在一张小凳子上,抽着烟,喝着茶,抬头往天井外看;我与年龄相仿的表弟同坐在长椅上,隔着暖意融融的火光,等着爷爷讲当年红军的故事。爷爷曾把他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到部队,在去世前他还对我们说,咱家当兵报国这个传统要一直延续下去。这是家训,更是我家一代代人要坚守的初心。

■ 题图制作:孙鑫



家庭秀

细数盛夏的光年/最美好的期盼/便是来到迷彩军营/一阵微风掠过/片片树叶轻轻摆动/就像我欢快的心情/当远望你身影/爸爸/你能否听见/我幸福的心跳声

空气中好似弥漫/熟悉的芬芳/一抹微笑伴着银铃清响/终于看见了/细密的阳光照在你可爱的脸庞/我伸展双臂/这里是你休憩的港湾/女儿/我想说/你是此间最美的风景

定格

陈苏华是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的一名驾驶员,已服役15年。趁着放暑假,陈淑婷跟着妈妈来到营区,看到爸爸后她飞快地跑过去,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■董财文 余海洋/图

“兵迷”大伯

■程晓民

家人

说大伯是个“兵迷”一点儿也不夸张。大伯只当过3年义务兵,脱下军装已近40年,但生活中仍然处处有兵味。退伍后,大伯一直在家务农。有意思的是,他把自家所有的田地都按照部队的习惯编成了班组。时间久了,乡亲们也都接受了大伯的习惯。每当大伯下地干活儿,乡亲们总会问一句:“今天是要去哪个部队啊?”

到了地里,大伯一般会把整片庄稼扫视一遍,对庄稼的长势进行“检阅”。在大伯眼里,田里的每株庄稼都是一名战士,他不允许任何一名战士无精打采、毫无斗志。庄稼的行距、株距也不能有任何歪斜。在大伯的精心打理下,每一块田地里的庄稼像阅兵时的士兵,横竖都很整齐。

在大伯心中,哪一块田地能得“流动红旗”,哪一棵庄稼会得“嘉奖”,都清清楚楚。秋季,大伯会到收获最丰富的田地里喝点小酒,说是给大比武获胜的“单位”庆功。村里干部常在大会上说,如果每一名村民都能像大伯这样精心侍弄庄稼,收成上不去才怪。

生活中,大伯依旧保持着兵的习惯。他从部队带回来的军被、军装、水杯、水壶……一样也没有丢失损坏。大

伯每天早上6点20分准时起床,然后把黄里透白的军被铺平、对折、叠好,加上平整的白褥单,俨然就是一个士兵的内务标准。整理好内务,他就开始围着村子跑步,自称“出早操”。

按理说,大伯的身体应该很好,但还是没躲过病魔的侵袭。大伯离世前的半年里,饭量有些减少,“出操”的次数不如以前。我父亲几次要带着大伯去医院检查身体,他都不同意。他说:“我是一名老兵,身体倍儿棒,不用检查,没毛病!”

在最后的日子里,大伯总是拿出当年穿军装的照片不停地看。去年12月初,大伯出了最后一次早操,去地里看了看,还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离开的时候,一身军装,头戴军帽,肩背挎包、水壶,就像一名老兵出征。

大伯离开后,我家收到一份来自县民政局的信函,里面有一张大伯向某退伍兵就业培训基金会捐款5万元的收据。看着一件件遗物,我对大伯充满了敬意。

回忆起我小时候,大伯会经常给我讲述一些曾经在部队里的故事。他说,战友们来自人民、服务人民,当他们脱下军装,去到不同的岗位,依旧是最可爱的人。去年探亲休假,我整理家中存放的旧相册,看见了大伯的军装照,眼睛不禁湿润。照片里的大伯仿佛在向我无声地倾诉着一名老兵对军营的热爱。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